

秋风清◎著

架空历史巅峰巨著，再造梦幻大唐盛世！

一只来自一千三百多年以后的蝴蝶鼓动了一下翅膀，

在唐代引起了滔天的巨浪……



卷下

林深见鹿

秋风清◎著

柳 花 歌 集

海洋出版社
2006年·北京

项目策划：阎安
丛书统筹：龙的天空
责任编辑：阎安
特约编辑：新茗居 孙健 韩之昱
责任印制：刘志恒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幻王朝 /秋风清著.—北京：海洋出版社,2006.4

ISBN 7-5027-6546-8

I.梦… II.秋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4940 号

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oceanpress.com.cn>

(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)

北京华正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87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印张：35 字数：600 千字

印数：1~10000 册 定价：42.00 元 (全两册)

海洋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次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楔子 1 | 第十六章 顾况 277 |
| 第一章 轨迹 5 | 第十七章 铁衣 296 |
| 第二章 相逢 20 | 第十八章 福祸 313 |
| 第三章 权柄 39 | 第十九章 夺城 329 |
| 第四章 狭路 58 | 第二十章 急转 348 |
| 第五章 庙算 78 | 第二十一章 奔袭 366 |
| 第六章 烽烟 96 | 第二十二章 迷途 380 |
| 第七章 战龙 116 | 第二十三章 落花 395 |
| 第八章 始乱 135 | 第二十四章 风起 411 |
| 第九章 迷局 152 | 第二十五章 破竹 428 |
| 第十章 惊变 172 | 第二十六章 潼关 446 |
| 第十一章 归途 187 | 第二十七章 夏花 466 |
| 第十二章 飞雪 202 | 第二十八章 乱局 486 |
| 第十三章 无枕 218 | 第二十九章 西洲 508 |
| 第十四章 玉簪 239 | 第三十章 入宫 528 |
| 第十五章 凶兵 258 | 第三十一章 终局 540 |





顾况

顾况在烟岫的陪同下来到后院，一路上左顾右盼，好不新奇。有生以来，他这是第一次进入王府，何况又是内院！不过就他看来，府中的布置并不新奇，除了略显大气外，也没什么奢华的摆设。这便是王府了？他略感失望，看起来还及不上大户人家的豪华气派。

烟岫将他领到一间房外，探头叫了声：“公主，有客人找你了！”

只听里面莫无忧的声音道：“咦？怎会有人找我的？”片刻，细碎的脚步声传来，门帘一挑，莫无忧娇小的身形便出现在面前。

莫无忧穿了身鹅黄的衣衫，仿佛一朵迎春花般柔嫩。她看到了顾况，眼睛不由瞪得大大的，闪烁出欣喜的光芒，叫道：“呀，你真的来啦！”

顾况往她头上一看，见乌黑的发髻上还插着那支翠绿的簪子，心中异常欢喜，便笑道：“那日和你说了，怎能失信？”

莫无忧笑道：“好得很呢！大哥忙得很，也不能陪我玩。你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！”说罢，拉了顾况往里便走。顾况有些不好意思，看了烟岫一眼，烟岫笑着摇摇头，转身去了。

顾况四下张望，本想一睹少女闺房的雅致。谁知这房内连张床铺都没有，只是摆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物件，简直没处下脚。

却见莫无忧扒开一堆木制模型，露出把椅子来，满意地拍拍手道：“你坐吧，可别见笑，没别的地方了。”

顾况愣愣地坐在一堆“破烂”中间。他四下看了半天，目光最终落在莫无忧身上：“你……你就住这里？”

莫无忧点点头，又马上摇头道：“我和陈姐姐住一起。这房子是大哥给我的，说是做什么实验室。”

顾况却没听懂，他看着满屋的物事，搔搔头道：“想不到你不光人长得漂亮，竟还有这样的巧手！”

莫无忧听他夸赞，得意地道：“对啦！我能做很多东西呢！”说到这里，她

从旁边的方桌上抄起一卷厚纸，尽力展开举起给顾况看。

顾况一看，一张大纸上画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图形，自己竟全然看不懂。可他犹自赞道：“嗯，好画！笔法飘逸，颇有魏晋遗风！”

莫无忧收起了画，神色古怪地看着顾况，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。顾况心头叫糟，知道自己定然说错了话，不禁有些尴尬。

莫无忧笑声半晌才歇，捧腹喘息道：“你说什么呢？这可是图纸！”

“哦？”顾况将那图纸在桌上铺开，又上下看了半天，终于摇头道，“无忧的学识我是比不上了，竟不知这是些什么？”

“诸葛弩！”莫无忧异常得意地道，“传闻当年诸葛亮制连弩，大破敌兵。后来蜀国战败，这弩的制法竟也失传了！人人都说诸葛亮天纵奇才，我却不服，即便他再厉害，也不能样样都令后人无法企及。你看，你看，我便把这连弩造了出来！”

出乎意外地，顾况没有随声附和。他怔怔地待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无忧，你一个女孩儿家，怎么要去制这个？”

莫无忧侧着头，奇道：“女孩儿怎么了？便不可懂这机关之学？”

“不不。”顾况连连摆手，“我是说，你知不知道这弩做出来有何用处？”

“用处？”莫无忧愣了一下。

“杀人！”顾况牙缝里迸出两个字。

莫无忧吓得退了半步，垂着手喃喃道：“我，我没深想过……”

顾况道：“这还用想？这诸葛弩总不能用来打鸟吧？”

莫无忧面色黯淡下来，半晌才道：“我只是想帮大哥的忙，总有人想杀他，我……我又没别的本事。”

“他们的事情，不用咱们来操心的。”顾况托着下巴，若有所思地道，“他们就喜欢杀来杀去的，当真一点意思都没有。”

莫无忧奇怪地看着他，道：“你要是不喜欢，为什么学习武艺？你师父是薛将军，听人说，他可是号称杀人魔王呢！”

顾况无奈地晃晃脑袋，道：“我是学武，可我学武又不是为了杀人的。我师父我也很佩服，可我就是不喜欢打仗，没看他出征我从来不跟去吗？”

“那你都喜欢什么？”

“我什么都喜欢，练武、骑马、读书、下棋。”顾况露齿一笑，“可我学武不是为了杀人，骑马不是为了打仗，读书不是为了出仕，下棋不是为了争胜。我只是喜欢罢了。最好一辈子这样自由自在！”

莫无忧笑道：“你可真怪！”

顾况看着她绽开笑容，登时痴了，不禁问：“无忧，你喜欢什么样的人？”



顾况

莫无忧一愣：“嗯？”

顾况搔搔头，吞吞吐吐地问道：“我是说，你……你喜欢什么样的……”

莫无忧眨眨眼睛，犹豫了一下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要说出去哦。”她的小脸微微泛着红晕，小声说道，“就像……就像我大哥这样的人英雄！”

顾况一下愣住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朦朦胧胧间似乎说了句：“他怎么就算英雄了？”

莫无忧顿时沉了脸，薄怒道：“我大哥怎么不算？他武艺高，人又随和，待陈姐姐可好了！”

顾况心中酸楚，强自笑道：“这便算英雄吗？”

莫无忧举的这些例子，的确不是什么英雄的素质，却是李沐风最吸引她的地方。她并非就爱上了李沐风，那不过是少女情窦初开的朦胧幻想。莫无忧自小被爷爷带大，李沐风是她深入接触的第二个年轻男子，潜移默化间，也就养成了以李沐风为标准的习惯。

顾况还是莽撞少年，怎会明白这些？听到莫无忧的话，心里早就一片冰凉，又泛起无限酸楚。

莫无忧听他似在哂笑，更觉委屈，眼中隐隐有了泪光：“枉我把你当朋友，给你说了心里话，你却来笑我！你……我大哥若不算英雄，你便算得吗？”

“是了，我自然算不得。”顾况心头空茫，一切思绪突然轻飘飘的没有了着落。他似乎在看着莫无忧，眼神却聚焦在朦胧的虚空。

“你别哭。”顾况深吸了口气，掏出了一块帕子，“我给你赔不是了。”

莫无忧接过帕子，怔怔地看着他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了？”

顾况愣了片刻，道：“我没什么。想必……想必我该走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莫无忧见他神不守舍，以为自己刚才说错了什么，忙道，“其实……我没怪你，我只是一时生气。”

“没事，我下次还来呢……”顾况再次深吸了口气，把那青涩果实的味道深深压到了心底。

“无忧！”临出门，他转过头来，突然说道，“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了，从今天起，我要做你心中的大英雄！”

顾况回到前厅的时候，顾少卿和李沐风的谈话刚刚告一段落。两人看出顾况面色不对，不过谁也没问。

顾况上前一步，沉声道：“燕王，学生有个请求，此次出征契丹，顾况愿去军前效力！”

李沐风还没说什么，顾少卿却是一愣，皱眉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顾况顿了顿，低头道：“自是当真的。”

顾少卿盯了他片刻，笑道：“你可是受了什么言语的挤兑？我问你，若让你弯弓策马，射杀敌酋，你下得去手？”

顾况犹豫了一下，咬牙道：“我下手便是！”

顾少卿笑着看了李沐风一眼，不再说话。李沐风摇摇头道：“看他也是心不甘、情不愿的，怎么上得了战场？”

顾少卿轻轻一笑，道：“少卿倒有个想法，适才咱们谈及使者之事，倒还差个人选。”

李沐风闻言，又把顾况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番，问道：“顾况，你功夫怎么样？我听无忧说，你武艺好得很。”

顾况一愣，一丝喜色爬上眉梢，道：“那是公主抬爱。不过学生的师父乃是燕北战神薛将军，倒不敢给师父丢脸。”

李沐风不置可否地点点头，道：“我看你下盘还算轻盈，薛礼教徒弟倒是懂得因材施教。”

顾况面色一红，知道燕王是说自己根基不稳，当下低了头不再说话。

“这样吧。”李沐风道，“本定了钱义出使契丹耶律部，他也是年轻人，只比你儿岁，却干练得很。你便权做保镖，跟他去历练历练，如何？”

顾况吸了口气，深施一礼道：“顾况多谢燕王！”

春，王出燕山，劳军于野。

李沐风由卫队护持，出得渝关，入草原劳军。才入草原，登时天高地阔，举目望去，只见夕阳斜落，彩云流荡，碧草接天，漫无尽头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李沐风挥鞭指向前方，感慨道：“当年出长安，南下平乱，却也没见得如此景致！”

顾少卿纵马跟上，一边笑道：“白鹿原怎比得塞外风光的开阔？再后来去松州，更是山峦起伏，见不到平原了。”

林凡在一旁笑道：“顾先生，你的骑术比昔日好得多了，想必是私下苦练过了？”

“这是自然。骑术不好，大大地吃亏。”顾少卿笑道，“若乘胜追击，我抢不得前也就罢了。若抱头鼠窜，骑术不佳岂不呜呼哀哉？”

李沐风笑道：“少卿休作这等谏语，你一说完，我便觉前路忐忑了。”

顾少卿刚要答话，忽听远方隐隐有声音传来，沉郁低浑，仿佛有闷雷自天边滚滚而至。他抬头一看，犹是夕阳无限，哪有半点的黑云？



薛礼

但只片刻间，大地便震颤起来，隆隆的低鸣在地面上回荡，寸许高的青草好似鼓面上的皮毛，狂乱地跳动着。渐渐的，一种声音自低沉的闷响中分离出来，愈加高亢清脆，也愈加散乱狂暴，好似全世界的大雨一时间在方寸的天地里倾泻。

“马蹄声！”有侍卫叫了起来，“前面定然有支骑兵！”

顾少卿呆了呆，苦笑道：“莫非真的一语成谶了？”

李沐风凝神观望，突然挥手止住了队伍。一丝微笑在唇边凝结，他高声道：“能在这里驰骋的，除了我幽州的铁骑，还能有别人不成！”

众人再看去，一杆大旗突然从地平线上挑起，正将落日劈成了两半。流淌的光彩映照在上面，仿佛燃着熊熊的火焰。

旗近了，更近了。

旗下迅速出现呈扇面展开的骑队，闪亮的兵甲也染着火，又似披着血，如奔腾不息的潮水，源源不绝，又势不可当。

目力好的眯着眼睛望去，却见旗上赫然是个“薛”字！

“是薛将军！”不知谁高喊了一句，所有人立时振臂高呼起来。那边的骑兵也发出了回应，声音如海啸般传来。

目光所及的距离似乎转瞬就被跨越。那队铁骑已然收束成严整的方阵，肃然默立在前方，似乎从来不曾移动。适才的声响仿佛银瓶乍破后碎片又突然聚拢，漫天的烟火闪亮后又骤然消散，一切都归于沉寂，只有战马偶尔的嘶鸣。

静下来的骑兵仍然带着一种肃杀的压迫感，那是一种从盔甲缝隙中透出的气势，使得整支队伍仿佛一把刚开锋的名剑，薛礼便是这剑的尖锋，他在马上端坐着，数千人的威严聚合在他身上，又从他身上朝四面发散。

这一刻，他的光彩遮住了所有的人。

一道淡然的目光停留在他脸上，让薛礼心头一跳。他跃下马，朝李沐风躬身施礼道：“末将薛礼参见燕王！”

李沐风沉默了片刻，突然大笑道：“好！仁贵，你这儿千骑兵的威势可比当年的三万禁军！怎么？这么早就迎出来了？”

“燕王过奖了。”薛礼笑了笑，直起身子，“燕王一路鞍马劳顿，末将来得还是迟了。我和守约定好，一同启程，看谁先接到燕王。”说到这里，他顿了顿，唇边露出一丝淡然而又骄傲的笑容，“看来守约还没来。”

李沐风笑道：“仁贵堪比当年飞将，若说比赛赶路，谁是你的对手？”

薛礼一笑，刚想谦逊两句，却见一飞骑奔来，骑兵下马施礼：“禀燕王、薛将军，裴将军到了！”

“哦？”薛礼一愣，转头朝天边望去，“他虽比我慢了些，却也算难得了。”

不多时，一路人马露了头。令人惊异的是，这支军队的构成极为复杂，远非薛礼那样一色的骑兵。从远处看去，高高矮矮，形形色色，绝不类军队，倒似一伙游民。

等更近了些，他们才看清队伍中竟有百十来驾马车，车上塞得满满当当，也不知是什么物件。

“末将裴行俭参见燕王！”裴行俭率先骑马奔至，赶上前来施礼。

“免礼！”李沐风往他后面看了看，见那伙人卸下车上的东西，正在忙碌，不由得心头诧异，这裴行俭到底在搞些什么？

未等他询问，薛礼已然皱眉道：“守约，你这是在搞什么古怪？”

裴行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且等一会儿，一看便知。”

薛礼又道：“你这队杂兵竟没比我慢上许多，其间必然有鬼！”

裴行俭看了看他，笑道：“那是自然。我昨日便已经动身，驻扎在此地。就是见你到了，我才赶来汇合。”

薛礼怒道：“你言而无信！”

“错。”裴行俭摇摇头，微笑道，“兵不厌诈。”

薛礼还要说话，却见裴行俭道：“此地不是谈话之所，咱们进去再说。”

薛礼闻言一愣，回头看去，草原上竟已然搭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帐。只从外面看，就极为华贵。

李沐风也看得一阵发愣，笑道：“守约真知我心。只是天色已然晚了，这些将士们却还没地方宿营呢。”

裴行俭微笑道：“这事情末将也是想到了。燕王不必挂心，今次带来的东西，足以安顿全军。”

李沐风点点头，一千人由裴行俭带着进了大帐。一撩帐帘，里面又是一番景象。一个银色莲花灯架自帐顶垂下，上面燃了八支粗逾几臂的红烛，照得大帐内亮如白昼。对门的壁上挂了张条幅，上面四个大字“君子善谋”，写得笔锋收束，隐而不发。下面依主次摆了座椅，均是红木镂雕而成。大帐一侧立有梨心木架，格中陈列着各色古玩玉器、古籍孤本。举步进帐，触脚绵软，才发现地面竟是由波斯红毯铺就，金丝织成的花纹还隐隐闪着光彩。

薛礼倒吸了口冷气，失声道：“老裴，你当真下了本钱，竟将全部家当都搬过来了！”

李沐风见大帐如此奢华，本怀疑裴行俭吃了空饷，闻言便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薛礼笑道：“守约把府里的东西变卖一空，才把军营弄成这个样子。这



守约

这些东西可是他的宝贝，走到哪里，搬到哪里。我早就说了，万一他打了败仗，被人端了大营，可就家都没得回了。”

“此言差矣！”顾少卿摇头笑道，“我想守约此乃背水一战之举，有道是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单为了这些家当，他就须全力以赴！”

李沐风接口道：“古人有抬棺大战之说，守约之法看似同古人暗合。”

众人又笑了一通，便分别落了座。有人端过茶来，一时帐内飘满了幽暖的香气。

“好茶！”李沐风品了一口，靠在椅背上微微闭了双目，悠然道，“守约真知享受，却把军帐布置得如同文士书房。‘君子善谋’这四个字是守约的手笔吧？当真好得很，功力不凡，想这幽州一地，是没人比得上了。”

这话似褒似贬，谁也猜不透他真正的意思。裴行俭一拱手，正色道：“燕王过奖了。守约以为，或文或武，到了极处则殊途同归。若是能同时深谙两边，则眼界大开，行事便也周密。”

李沐风缓缓点了点头，将茶杯朝几上一墩，直起身道：“不说闲话了。对于攻契丹一事，大家是怎么看的？”

薛礼目光一闪，道：“燕王若信得过我，薛礼便立下军令。只用三万骑兵，便可扫平契丹！”

李沐风一摆手，道：“莫急，先说说这仗该怎么打？”

裴行俭看了李沐风一眼，沉吟道：“不知燕王以何名义兴兵？”

顾少卿朝前探了探身子，一字一顿道：“窟哥图谋燕王，行刺公主，犯大唐之天威！”

薛礼一怔，裴行俭却点头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可给朝廷上过表了？”

李沐风和顾少卿对望一眼，笑道：“表已上了，批复就不要指望了。”

裴行俭笑道：“想来燕王也没做这等企望吧？”

李沐风点点头，哂笑道：“不就是图个师出有名嘛，也省得长安拖咱们的后腿。”

“这可说不准。”薛礼摇头道，“咱们进击契丹，后方定然空虚。这样的机会，他们怎会放过？”

“仁贵说得是。”李沐风的手指在木几上敲了敲，“因此，咱们第一要快，速战速决；第二不可调兵太过，幽州这块地方，还要分兵而守的。”

薛礼噌的站起身：“我还是那句话，给我骑兵三万，定能扫平塞北！”

“不妥。”裴行俭摇头道，“你是骑兵，他们也是。若他们望风而逃，你上哪里找他们去？”

顾少卿点头道：“是了，薛将军就是名声太盛，只怕契丹不敢应战，难以

一举而竟全功。”

薛礼冷笑道：“少卿你未免把契丹人想得太过胆小了！他们也是铁铮铮的汉子，怎会不战而退？”

顾少卿微然一笑，饮茶不语。

“仁贵先坐下，这事情急不得。”李沐风摆摆手，端起杯子呷了口茶，“你说要三万骑兵……穷幽州之地，怕是一时也凑不出来。”

薛礼目光一闪，道：“那我只要一万！”

李沐风摇头道：“我非是要扫平塞北，而是要他们归附。我要的是令草原变成幽州的马场。”他转头看了看裴行俭，“守约，你怎么想？”

裴行俭看了薛礼一眼，慢悠悠地道：“眼下幽州动向明显，只怕我们不动，那契丹也会攻来。若他们来了，我便死守渝关不出，和他消磨。若他们不来，我便带本部人马，以正攻之法，诱他们决战。”

薛礼忍不住冷笑道：“这样的打法，不知何时才能分出胜负，还谈什么速战速决？”

裴行俭却不动气，点点头道：“仁贵说得自然有理。可只有先稳住阵脚，才谈得上克敌制胜。再说……”他顿了顿，朝李沐风望去，“燕王的意思，无非是击溃大贺氏联盟，既然那样，只需尾随窟哥，穷追猛打便是。”

李沐风眼中闪过一丝神采，急道：“怎么个打法？”

裴行俭道：“我正攻以诱敌，仁贵以奇兵绕而击之，此事当成！”

“不可。”顾少卿插口道，“还需薛礼震慑内四部，不可轻离！”

映着烛火，裴行俭眼眸中闪着幽光，淡然道：“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”

“好！”李沐风一拍桌子，“我便拜守约为主帅，薛礼从旁辅之，你二人同心协力，共擒敌酋！”

“裴行俭谨遵燕王旨！”裴行俭离座施礼。

薛礼站起身来，怔怔地立了半天，终于拜了下去。

夜深沉了。当空无月，星河经天。

薛礼抬起头，广阔的天穹携着亿万星辰朝他压来。他的身后，蜿蜒的军帐灯火通明，与天河遥遥相对。

他深深吸了口气，春夜那犹有冰寒的空气渗入肺叶，让他胸腔里充满了青草的味道。震天弓就握在手中，弓身在这寒夜中更觉冰冷。他想，或许守约当主帅也没什么不好，自己可以放下心去厮杀。可想归想，他终究觉得心气难平。平心而论，他深知裴行俭的才华，并不觉得他难当其位。只是，他对自己期望太过，一心以为这主帅之位非己莫属，因此而有几分失落。

契丹么……不知怎的，薛礼一想起契丹，耶律明珠那倔强的面容便突然跳了出来，让他一阵错愕。他挥去这个影像，却不自觉地想：这女子在幽州也不知道如何了……

“守约？”薛礼突然感到背后有人，却没有回头，只是淡淡地道，“干吗这样鬼鬼祟祟的？”

“在自己的地方走动，也算鬼祟？”裴行俭笑着摇摇头，从后面走了过来。

“我倒忘了贺喜你。”薛礼淡淡一笑。

“你知道，其实这样最好。”裴行俭看着他，认真地说，“担任奇袭的人不可能统率全局。可若让我率骑兵突袭，却没这个本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薛礼望着天空，好半天才叹气道，“其实没什么，我薛礼岂是善妒之人？”

“你那里是重中之重！”裴行俭面色一肃，“此次能不能破得窟哥，全看你这路人马。其实我这劳什子主帅，倒不过是个摆设。”

“你过谦了。”薛礼笑道，“要是你拖不住他们，我就成了送过去的点心。”

“你先听我说。若契丹攻来，咱们便以逸待劳，你以精骑破阵而入，当有胜算。若他不来……”裴行俭盯着他的眼睛道，“你便须孤军深入，且只能带五千骑兵，还有五日的干粮！我要你薛礼一句话，行是不行？”

薛礼眺望着夜空，似乎没有听到，半晌才道：“太多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裴行俭一愣。

“我说人太多了。”薛礼道，“我只带三千精骑，定捉那窟哥回来。”

裴行俭不易察觉地皱了下眉毛，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我不是意气用事。”薛礼面色沉静，淡淡地道，“五千人要想在草原上避过侦察，实在有些困难，最多只能带三千人。”

“不，我知道你是清醒的。”裴行俭扬了扬眉毛，微笑道，“我是说，你办得到吗？”

“我一向认定，没有我薛礼打不败的敌人！”薛礼傲然一笑，周身的衣衫突然鼓动起来，一股强横的气势自他身上陡然散出，吹得裴行俭的衣襟猎猎作响。

一伸手，裴行俭腰间的长剑突然跳到薛礼手中。他擎起震天弓，将长剑瞄准了西北烁烁的天狼星。弓如满月，清澈的弦音如同秦筝骤响，那柄长剑已然射向天际，在苍穹闪出一点寒光，仿佛夜空中多了一颗清冷的星辰。

“我的剑……”

“那也算剑？不过是把废铁而已。”

草原上腾起了几处白烟。不知道远近，只觉得袅袅的好似从天空垂下的细线。旷野的疾风吹过，白烟朝西边的天空倾斜着，却是聚而不散，把蓝天划出一道惨白的伤痕。呜呜的角声响了，沉郁的旋律压低了白云，那声响便似从云端泻落，铺天盖地，在草原上四处回荡。

一只苍鹰惊起，飞向高空，蓦然低首，人间纷争正急。

这一年春天，幽州的战事起了。

那是数日后的清晨，李沐风正立于中庭，目光陡然投向了东北的天空。而那片广阔的蓝天里，只浮着悠悠白云。

他怔怔地出了神，耳畔似乎有角声传来，一种神秘的预感击中了他，令他无可怀疑。

他知道，契丹人来了。

同一时刻，身处渝关外的薛礼眼神突然变得如刀子般锋利，他死死盯住草原深处，手掌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
不是恐惧，是兴奋。

他感到自己的血液在沸腾，心跳如战鼓般擂动，他伸出舌尖舔了舔干燥的嘴唇，却没感到一点滋润。他知道，现在自己需要的不是水，而是敌人的鲜血。

“终于来了。”他冷漠地笑着，深深吸了口气。一阵风掠过辽阔的草原，似乎带了几分血腥的味道。远处，裴行俭的金帐遥遥可见，以此为中心，两万大军呈鹤翼展开，如剪刀张开的锋口。

他猛勒马缰，战马一声嘶鸣，高高抬起了前蹄，几叶青草被踢散在空中，如飞花般飘落。薛礼拨转马头，狠狠磕了下马腹，骏马便如飞一般在草原上狂奔起来。

前方，是燕军连绵数里的军营。

裴行俭在木案上铺开宣纸，正在笔走龙蛇。突地一顿，笔锋忽转，锋芒外露，透出杀伐之意。裴行俭悬腕凝笔，缓缓抬起了头。

“守约！”帐帘被啪的挑开，薛礼急步走了进来。

裴行俭搁了笔，和他对望一眼，道：“来了吗？”

“错不了。”薛礼目如冷电，“虽说还见不到踪影，但这感觉定然没错。”

裴行俭似乎在自言自语，又仿佛在询问道：“是进是退？”

“守约统率三军，不宜轻动。”薛礼道，“我请三千铁骑，当可杀他们个出其不意。”



薛礼

裴行俭摇摇头道：“不可。仁贵这样出击，获胜不难，却难竟全功。若让他们有了警觉，斩杀窟哥便难上加难了。”

薛礼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那守约说如何？”

“不急，再想想。”裴行俭踱到一架沙盘旁，轻轻皱起了眉头。

正在此时，军帐外有人高声道：“报裴将军，有一人单骑奔至，说有要事面见将军！”

“哦？”裴行俭微感诧异，“叫他进来！”

片刻，一少年在几名卫兵的引导下进了大帐，薛礼一见之下，登时愣住了：“顾况？怎么是你？”

那少年正是顾况。此刻的他满身征尘，面带倦色，显然已经极为疲惫，不过一双眼睛顾盼之间，还隐隐闪着光彩。这个半月前还只知追逐自由的轻狂少年，此刻已然多了一股沉稳之气。

“师父！”顾况的眼睛一亮，几乎要扑到薛礼身上，“您在这里？太好了！”

薛礼皱了皱眉，一把将他按住，冷哼道：“成什么样子？刚还要夸你两句！还不拜见裴将军？”

顾况这才想起，忙整了整衣衫，躬身施礼道：“顾况拜见裴将军！”

裴行俭笑着摆摆手，道：“客气什么！你是仁贵的徒弟，也就和我的徒弟一样，不用拘礼。”说到这里，他上下打量了顾况一番，笑道，“这样吧，先叫人带你去后面洗漱一番，咱们再详谈。”

“不不不！”顾况连忙摆手道，“我有急事禀报，不能耽搁的！”

薛礼撇了撇嘴，道：“是不是契丹打过来了？”

顾况一愣，道：“师父，您……您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不单这事吧？”裴行俭笑了笑，“不用慌，契丹又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过来的，你怕什么？”

顾况呆呆地点点头，觉得自己这千里走单骑似乎变得毫无意义。怎么自己什么都没说，人家便全都知道了？

他随卫兵出了帐，不多时梳洗完毕，又恢复了幽州城内潇洒公子的样貌。裴行俭一见，拊掌笑道：“不错，这便和少卿有几分相似了！”

薛礼道：“你不是随人出使耶律部去了吗？怎么一个人先回来了？”

顾况似大人般叹口气，叹道：“我们去得实在不赶巧，还没和耶律正德商量好，那窟哥便派人来了，说什么要外四部合力扫平幽州。耶律正德将我们藏在部落中，偷偷摸摸的好像在做贼！想我堂堂燕王使者，怎么就……”

薛礼听得不耐烦了，打断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学得这样啰唆？”

顾况吐了吐舌头，道：“后来我们和耶律正德谈了几次，觉得此人首鼠

两端，不大牢靠。况且契丹大兵压境，怕幽州没有防备，钱义就让我先回来报信了。”

裴行俭和薛礼对望了一眼，谁也没有说话。半晌，裴行俭突然问道：“顾况，这耶律部在什么位置？”

顾况一愣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薛礼道：“耶律部是先锋，还是殿后？”

顾况想了想，才迟疑着说道：“这我也不好判断，他们契丹人行军很是古怪，和咱们汉人大不相同。”

薛礼冷笑道：“怎么大不相同？你又知道咱们汉人如何行军的？说自己看不出来也就罢了，何必找理由遮掩？”

顾况一窒，搔了搔脑袋，无奈地点点头。

裴行俭笑道：“你师父行军打仗的本事，你可是半分也没学到。不过说契丹和咱们行军不同，倒也有些道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问道，“契丹这次来了多少人？”

顾况不敢再信口开河，摇摇头道：“这我也不大清楚，他们行军分散，我又没什么机会出去查看。再者说，他们尚未集结，我便骑马逃了出来。不过……”他顿了顿，思忖着道，“耶律部近乎动员了所有战士，想来其他部落也应如此。那样算来该有四万左右！”

“四万骑兵。”薛礼在帐中踱了两步，“顾况，你把这些话一字不漏地回报给燕王，特别是耶律正德的态度。”

裴行俭缓缓走到木案前，再次提起了笔，口里说道：“顾况，你现在就走，越快越好！”

“那……”顾况愣了一下，“燕王若是问起将军的应对，我如何回答？”

啪的一声，裴行俭掷笔于地，决然道：“收兵，退守渝关城！”

李沐风得到这个消息，已然是两日后了。听了顾况的汇报，他不由得眉头紧锁。就眼下的情形看，实在于幽州不利。虽能理解裴行俭退守渝关实属无奈之举，可李沐风终究不会高兴。这和预期的目标，实在是相去太远了。

“就顾况看，殿下还须调兵。”顾况挠挠头，“渝关城有裴将军和我师父镇守，万无一失，可毕竟那不是咱们的目的。”

“哦？”李沐风看了顾况一眼，“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加上渝关的守军，眼下共三万人不到。真正能出兵作战的，也不过裴、薛二位将军的两万本部兵马。两万对四万，本已经吃了大亏，况且人家都是骑兵，咱们骑兵还不到一万，这仗难打得很。”顾况侃侃而谈，说的净是



李沐风

己方劣势和长他人锐气的话。

李沐风当然明白这些道理，不过从少年顾况口中说出，倒是颇有意思。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看得出来，你当真长进了。那你说说看，咱们又当如何？”

燕王的夸奖，让少年人着实心头一热，他抬头看了看燕王，见李沐风面上全是鼓励之色，不由稍稍挺起了胸膛道：“依顾况之见，燕王不如从别处调来兵马，绕过燕山，自草原后方突袭。这样前后夹击，定然可胜了。”

李沐风一愣，失笑道：“你道绕过燕山轻而易举了？若依你计策而行，怕是到了地方，这一仗也早就打完了！”

顾况面上一红，猛搔脑袋：“这……学生不过是纸上谈兵，说实在的，确实不会打仗……”

李沐风一笑，温言道：“你脑子颇为活络，此计倒也符合兵法，只是不熟地形，未能因地制宜罢了。只要多历练一番，成就大有可期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话锋一转，“顾况，你再好好想想，当时耶律正德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顾况道：“我和钱大人见了那耶律正德，他开始很是高兴，招待得也极为热情周到。可自从窟哥的使者来过后，此人的态度突然变得有些冷淡。”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“这是钱义说的，我倒没看出来。钱大人说，别看他依旧笑容满面，可明显是心不在焉，虚伪得很。”

李沐风点点头，道：“那钱守节号称心细如发，定然是看不错的。”

顾况又道：“后来我们谈出兵之事，耶律正德却百般推托，说要见机而动。这话原不错的，可钱义问他需待何机时，他便含糊其辞了。”

“含糊其辞？”李沐风目光一闪，看着顾况道，“那他说了什么没有？”

“他……”顾况想了想，“是了！他好像说了一句即便杀了窟哥，燕王守不住幽州又有何用？”

“是这样？”李沐风心头一震，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。他猜度着话里的意思，越想越心惊。莫非长安已然打算出兵了？只有这样，才会让窟哥如此有恃无恐，让耶律正德摇摆不定。若契丹铁骑和关中前后夹击，这幽州定然是守不住的。可自己毕竟是此地藩王，关中能用什么理由派兵攻打，倒也值得琢磨。莫非……莫非李建成驾崩，太子即位了？

不可能！他旋即否定了这个想法。即便再保密，也不可能丝毫透不出风声。就目前的情况看，长安一切如故，若皇帝真的归天，太子和二哥绝不会这样相安无事。

不管如何，绝对是长安有了动作，不可不防。

想到此处，他转到书案之后，润了润笔，思忖片刻，挥笔写道：汝等战况紧急，吾已知晓，奈何今关中动向不明，须重兵分而守之，已无他援。汝既退